

(美)理查德·麦瑟森
史国强译

GO mewhere
in fime

时光倒流

多项奥斯卡提名经典大片原著小说
真爱跨越时空，唯美永恒经典



根据《时光倒流》拍摄的电影已经成为真正的偶像经典

获得当年多项奥斯卡提名

现代人理查德·科利尔爱上了上个世纪初的著名女演员艾莉丝，遗憾的是，二人在时空上相隔75年。

呼唤逝去的昨天，求时光倒流

因为他对艾莉丝的日思月想，最后终于穿越时空，返回1896年，与他的心上人相见相知相恋。但流淌不止的历史能不能让他们继续相聚？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Go anywhere in time

时光倒流

(美) 理查德·麦瑟森 史国强 译



 中国出版集团

 现代出版社

版权登记号: 01-2010-5455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时光倒流 / (美) 麦瑟森著; 史国强译. -- 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3. 1

ISBN 978-7-5143-1133-4

I. ①时… II. ①麦… ②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4475号

SOMEWHERE IN TIME by RICHARD MATHESON

Copyright © 1980, 1998 BY RICHARD MATHES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, INC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1 MODERN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时光倒流

作 者	[美] 理查德·麦瑟森
译 者	史国强
责任编辑	李 鹏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	www.1980xd.com
电子信箱	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	北京嘉业印刷厂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18
版 次	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43-1133-4
定 价	30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哦，呼唤逝去的昨天，
求时光倒流

——《理查二世》，第二幕第二场

罗伯特·科利尔所做的说明

出版弟弟的手稿，我说不好做得对还是不对。他从未想过手稿还能出版。连手稿能不能最终写完，他都没有把握。

不过，他确实写完了。虽然草稿里有些瑕疵，但我依然认为还是有必要将其出版。这虽然是理查德写出的唯一一部小说，但说到底他还是作家。所以，尽管有些不确定的因素依然存在，但我还是要将他的遗作公开发表。

根据出版商的要求，我对第一稿的文字做了很大的修改。这一次我还是不知道做得对还是不对。这部分故事有些拖沓，偶尔还挺乏味的，对这一事实我并不怀疑。而且，我对此确实感到愧疚。如果我是出版商的话，就把手稿一字不落地发表出来。我希望，至少我的删减没有违背理查德的原意。

我相信弟弟的事值得一读，此外出版此书还有另一个原因。

坦白说，他的故事是令人难以置信的。无论我做出何等努力，我都无法相信。我希望此书出版后，有读者能相信他写的故事。对我来说，我只能接受故事的一个方面——但其他我都不能接受：在理查德那里，这不是虚构的小说。毫无疑问，他相信亲身经历了故事里的每一刻。

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

1974年7月

理查德·麦瑟森写给中国读者的序

一年夏天我和家人外出旅行。我们来到内华达州的弗吉尼亚城，发现剧院里挂着著名美国女演员默德·阿德斯的照片。这时我来了灵感：一男子见到照片后，深深地爱上女演员，非要返回过去找她，那结果又将如何？几番周折之后，他真回去了。结果就写出了下面这个超乎读者想象的故事。

目 录

CONTENTS

—

1971 年 11 月 14 日	001
1971 年 11 月 15 日	020
1971 年 11 月 16 日	037
1971 年 11 月 17 日	053
1971 年 11 月 18 日	066
1971 年 11 月 19 日	086

二

1896 年 11 月 19 日	098
1896 年 11 月 20 日	157
1896 年 11 月 21 日	238
罗伯特·科利尔写的后记	271




1971年11月14日

驱车顺着长谷大道驶去。好天；阳光明媚，天空湛蓝。经过涂着白色的三道栅栏。有匹马在朝我张望。洛杉矶的牧场乡村，从道边的一个斜坡驶下，再从另一个斜坡上来。周日上午。平静。道两旁的胡椒树，叶子在微风下摇曳。

现在就要开车了。离开鲍伯和玛丽，离开他们的房子，离开我在后面的小客房；离开我工作时来访的基特，马蹄踩踏，喘息，嘶鸣，呻吟；其他都没有留意，无法当成将来的饲料，那马鼻子都碰到了我的墙壁上。到此为止。

最后一个斜坡和最后一个减速线。出去之后就是温特拉高速公路和外面的世界。在门卫室上方印着 Adios Amigos（再见朋友）。再见了，隐山。



站在洗车厂旁边。周围竟然没人。大家都上教堂了？一辆浅黄色梅

塞德斯 - 奔驰刚刚靠过来。心里总想着哪一天弄一辆来。那要再完成一个项目才行。饮用从自动售货机里购买的牛肉汤。轮到我那辆深兰色银河轿车。稳重，能让人接受，价格也不高；适合我的轿车。清洗管的喷嘴与车身相遇，喷射出一股又长又细的肥皂沫。



邮局外面空无一人的停车场。最后一次检查我的油箱。以后有没有邮件都无所谓了。给马·贝尔公司和百老汇公司邮出最后一笔付账支票。



在特潘加大道的停车标志前等待。现在轮到我了。迅速左转——打回方向盘——右转——驶入引道，进入温特拉高速公路，再见了，伍德兰山。

真是个大好天。天空蓝蓝的，点缀着几片云彩。空气宛如凉爽的白葡萄酒。驶过盖姆科超市，再驶过谷地音乐剧场。现在这两个建筑都在我的身后，已经不再真实，此刻唯我论才是我的游戏。

临出发前我抛了一枚硬币：正面北行，反面南行。朝圣迭戈开。今天下午早些时候，再抛一钱币之后，我将进入旧金山，想到这里就感觉有点怪。

我的行李很少：两个皮箱。一个皮箱里装着我深褐色的西装、深绿色的运动服、裤子、几件汗衫、内衣、袜子、鞋子、手帕，还有我那个不大的拉链化妆盒。另一个皮箱里装着我的电唱机、耳机和 10 首马勒的交响曲。我身旁是忠实的盒式录音机。衣服都放在身后；还有我写的东西。当然里面没有放入旅行支票和现金。五千七百九十二元三十四分。

滑稽。周五我来到美国银行，然后排队等候。我越等越不耐烦。后

来闪出一个念头。再也没必要不耐烦了。我望着周围的人，为他们感到惋惜。他们还要继续服从钟表和日历。从这里面摆脱出来之后，我站在那里，心平气和。



刚刚错过圣迭戈高速公路的下道口。没有汗水。索性顺道走走。然后我再调整方向，先进城，转向港口高速公路，从另一条道赶往圣迭戈。

前方是宣传迪斯尼乐园的广告牌。这神奇的王国，我之后要不要再去一次呢？1969年妈妈游览迪斯尼，鲍伯和玛丽还有他们的孩子和我陪同妈妈来的，之后我就再也没来过。不，迪斯尼乐园没意思。对我来说，那边唯一诱人的地方是那座鬼屋。

又是一块广告牌。未必真实的宣传：正在营业——女王推荐长滩。听起来还是那么回事。从来没坐过女王号，鲍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坐这艘船渡的海。为什么不见识一下船的芳容？



我的左边是石塔，那座高大的黑墓石：宇宙塔。这里我为赴约来过多少次？我再也没见过制片人，再也没写过剧本，意识到这一点不免感到奇怪。我再也不用给经纪人打电话了。“嘿，看在耶稣的份儿上，我的支票在哪儿呢？我透支了。”那是一个心平气和的想法，。时间选择的真好，在大家几乎都不劳作的时候离开。

就要经过好莱坞露天剧场。还是8月之前来的。还有个银屏钻石分公司的秘书。她叫什么来着？琼，琼妮，简？我不记得了。我记得就是她说她就喜欢古典音乐。结果把她烦透了。也是没意义的音乐，好莱坞风格。拉赫马尼诺夫第二协奏曲听过吗？琼，琼妮，简从未听说过。

你一定要想，这些年过去了，我应该遇见谁才合理。是报应吗？运气不好。在你的一生里，从来都没遇见合得来的女性？难以置信。我的过去还藏着东西，毫无疑问。念念不忘我的三轮自行车。少来这个，又是弗洛伊德。我从未遇见我能爱的女人，难道你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吗？



接近港口高速，一片车水马龙。我周围都是汽车。到处都是男人女人。他们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们。前面烟雾弥漫。希望圣迭戈是晴朗的。那边从来没去过；不知道是什么样子。等于请活人来描写死亡。

音乐中心。震撼心魄的地方。大约一周前去过——在见科鲁斯威尔大夫之前。演出的是马勒的第二交响曲。米塔的指挥真漂亮。最后一个乐章，合唱轻轻响起，我听得心潮澎湃。

我还要游览几座城？丹佛、盐湖城、堪萨斯城？在哥伦比亚逗留一两天才好。

有趣的想法。我就要成为犯罪分子了，因为我不想再为我的汽车付款。福特先生，这你知道吗？我不在乎。

耶稣呀！

一辆卡车在我前面插入，我赶紧变道。我的心脏剧烈跳动，因为我顾不得身后有没有人。

我的心脏还在跳动，安全之后才如释重负。

你还要变得何等迟钝？



此刻我能看见船上红黑相间的三个烟窗。她固定在那边了吗？我已

经为她感到伤心。把一艘船固定下来等于把一只鹰做成标本。外形使人印象深刻，但其大好时光已经结束。

女王正在讲话。刺耳的喊叫使空气战栗。她是如此高大。一座帝国大厦靠在船旁。



我在红色的收费口付完钱，然后踏上滚梯，现在顺着通道缓慢行走，正朝她接近。我的右边是长滩海港，水很蓝，而且流得很快。我的左边有个小男孩在朝我张望。对着黑匣子说话的那个男人好滑稽，他是谁呢？

前边又有一个很长的滚梯。女王号到底有多高？20层，这是我的估计。



坐在大休息室里。里边的木工手艺是30年代的风格。竟然有人以为这里的风格挺时尚。高大的柱子。桌子，椅子。舞池。台上，一架大钢琴。



一道拱廊；铺着地砖的广场，周围是商店。上方的灯大小如同卡车轮子。桌子，椅子和沙发。所有这些一度漂在大海里？难以想象。泰坦尼克号上又是怎样的气派？想象一下，这样的地方，里面涌入冰冷的海水。一幅惊人的画面。

我想悄悄溜进下面；进入黑暗的地方，那里有船舱。顺着安静的昏暗的走廊行走。我在想他们是不是碰到过幽灵。

我当然看不见。我要遵守规则。

过去的习惯比推崇这些习惯的人更难消亡。



防水壁上有一张放大的照片，G·劳伦斯与她的白狗。就像他们在大卫·林恩的《雾都孤儿》里用的那条狗；丑陋，坐姿，尖尖的耳朵。

劳伦斯小姐面带微笑。当她在女王号甲板上散步时，死亡正紧随其后。



一个展台上写着《大事记》，里面存有照片。

大卫·尼文正在跳苏格兰快步舞。好像很高兴。他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就要死去。我凝视那定格的一瞬间，感觉到不安的庄重。

还有身穿皮大衣的格洛丽娅·斯万森。还有莱斯利·霍华德；他看上去真年轻。我记得看过他拍的一部片子，名字是《伯克利广场》。我记得他穿越时空返回了18世纪。

此刻我所做的多少与他相同。站在这艘船上几乎等于重返20世纪30年代，就连周围播放的音乐都是如此，这些音乐一定是女王号当时播放的；音乐是如此的陈旧，又陈旧的如此迷人。

船上有文字说明：1934年9月26日女王陛下将其命名为女王号。在我出生之前5个月。



坐在瞭望室里。不过周围没有身着制服的人，我前面的桌上没有酒精饮料。不过是游客和塑料杯子里的黑咖啡，还有在阿纳海姆烤出来的丹麦味苹果馅饼。

她在意吗？我在想。女王号能接受自己的没落吗？或者她有没有发火？反正我能发火。

目光转向吧台。当初这里是什么样子？哈利，给我们来杯杜松子酒和滋补饮料。一杯白葡萄酒。请来一杯加冰的苏格兰威士忌。换上现在，大三明治和冰奶和滚烫的咖啡。

吧台上方有一幅壁画。画里的人在跳舞，手拉着手，围了长长的一圈。他们能是谁呢？如同这艘船，他们都在这里定格。

我感到胃里有一种陌生的感觉。好像在观看从汽车里朝外拍摄的赛车场面；我知道身体在静静地坐着，然而视觉上我在高速运动，两者反差如此强烈，感觉就要坐不稳了。

这里的感觉正好相反，但同样使我感到不舒服。我是那个运动中的人，但女王号的环境是固定不变的。这话有道理吗？我怀疑。但这个地方能使我产生毛骨悚然的感觉。



船长的住处。这里没有别人，前后各有一个旅游团。现在那种感觉开始强烈；有东西压在我腹腔的神经上。声音又加剧了这种压迫；当初女王号上发布的消息：“默莉·布朗小姐请与信息台联系好吗？”这艘不可能沉没的船？

当我朝船长休息室里张望时，传来了铃声，他们当初身材比我们矮

小吗？在我看来那些椅子都不够尺寸。又有消息发布：“安吉拉·汉普顿，事务长办公室有你的一封电报。”安吉拉现在又在哪里？她收到电报了吗？我希望电报送来的是好消息。

墙上贴着请柬。制服一动不动地挂在玻璃窗后面。架子上的图书。窗帘、挂钟。一张桌子，一架灰白的电话，都停在那里，定格在静止状态。



驾驶台，他们称这里是神经中枢。擦拭过的，明亮的，但死气沉沉。那些轮子再也不会转动。这里的电报再也不会将指令送入轮机舱，雷达荧屏永远是黑的。



一定要离开船上的游览区。感觉仍然很怪。坐在博物馆的凳子上，这里极为现代，与我刚才走过的地方并不协调。我感到压抑。我为什么要来这里？扫兴。我要森林，不要被陆地包围的太平间。

顺其自然，索性游览一遍。这才是我的性格。从来不在半道停下。再无聊的书也要读完。戏剧或电影或音乐会，再无聊我从来都不半道退场。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光。对比你年纪大的人要客气。不要踢狗。

起来，见鬼。走。

走过博物馆的大厅。一张放大的头版报纸吸引了我的视线：《长滩电讯》。头版标题是：国会宣战。

上帝呀，整整一个师的士兵登上甲板。鲍伯经历过，用分格的餐盘吃饭，餐具和照片上的一样。很长的褐色外衣，褐色羊绒帽，头盔里的衬垫，都和照片上的一样，军靴也是如此。身上背着行囊，睡在上下三

层的吊床上。那将是我哥哥为女王号写下的《大事记》。没有苏格兰快步舞，也不能与尖耳的白狗散步。刚刚 19 岁，要渡海去面对可能的死亡。

那感觉又来了。死一般的果核塞在我的胃里。

更多的遗物。多米诺骨牌。皮杯里的骰子。一支机械铅笔。宗教仪式用书：新教徒的、天主教徒的、犹太教的、摩门教的、基督科学教的——那本古老的熟悉的书。我感觉自己像个考古学家，正在发掘一座神庙。更多的照片，堂·阿米奇夫妇、哈珀·马克思、埃迪·坎特尔、西德里克·哈德威克爵士、罗伯特·蒙哥马利、鲍伯·霍普、劳雷尔和哈戴、邱吉尔。所有的人都定格在时间里，在永恒中微笑。

我要离开。



再次坐进我的汽车，精疲力竭。走进装满昔日岁月的屋子，出来之后就有这种心灵感应吗？我觉得这种感应在我身上越来越强烈，在里面不停地扯拉，扭曲。过去的时光装在那艘船上。我想，船怕是不能承受众人在上面踏来踏去。此刻，昔日的时光一定已然消散。但印迹还留在那里。大概还是因为那丹麦味的苹果馅饼。



2 点 20 分，在前往圣迭戈的路上，耳边听着陌生的不和谐的音乐。音乐里没有悦耳的曲调，没有内容。

上帝呀，又让我碰上了。被拖车挡在后面，驶入下一个车道，提速超车，调整方向盘之后才占上车道。难道你不明白吗？理查德·科利尔。



音乐停止。没听明白。现在他们开始播放斯特拉文斯基的《十一管乐拉格泰姆》。刚刚关掉收音机。

现在洛杉矶已经消失。不久之后长滩和女王号也消失在视线之外。圣迭戈是个梦幻。所有真实的东西都在这里；我前面这段朝回卷来的高速公路。

在圣迭戈我要停在哪儿？当然了，首先要有圣迭戈才行。这又有何不同？我要找个地方，出去吃饭，也许是日本餐馆。我要看电影，读杂志或者散步，我要喝酒，找个姑娘，站在码头上，朝船扔石头，等我到达之后再说。

嘘！那些安排。听着，高兴点儿，老兄！那将是很愉快的！之后还有很多很多个月！

有一家海鲜餐厅。我想吃旗鱼。先喝上几口法式奶油汤再说。



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，落伍啦。

仅仅靠意志力就能消灭整个社区，这是神一般的感觉。

前面的云如同雪山在蓝天下变幻出硕大的、城堡般的形状。

一点性格都没有。再把收音机打开。他们在播放李斯特的《前奏曲》。19世纪的音乐更适合我。

